

黃仲則評傳



衣萍 著

衣萍 著

黃仲則評傳

北新書局發行

一九三〇年三月付排

一九三〇年四月初版

黃仲則評傳

每册實價二角

著者 章衣萍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上海四馬路

分發行處

廣州永漢北路
南京龍神樓
北平琉璃廠
天津新華北街
重慶封天主堂街

北新書局

詩人的一生，其實只是一首詩；悲劇的詩人，他的一生只是一首悲劇的詩。假如你是一個真正的詩人，那麼，你的生命，就是詩的生命；你的血，就是詩的血；你的淚，就是詩的淚；你的呻吟嘆息，就是詩的呻吟嘆息。你是詩的象徵，詩是你的表現。你和詩，詩和你，原來只是一體。你悲哀時決不能作快樂的詩，你快樂時也決做不出悲哀的詩。那些強顏歡笑的，無病呻吟的，都是假詩人，都是笨詩人，都是一錢不值的胡說詩人！

說到詩人，真正的悲劇詩人，我們知道英國有個開茨 (John

Keats), 這位千古同情的薄命詩人，他只有二十六歲便短命死了！他的死，有人說是做詩用功過度，嘔血死的。他雖死，但他的纏綿悱惻的夜鶯歌 (Ode to a Nightingale) 却永遠不死。夜鶯歌中的夜鶯便是開茨的化身。講到我們中國的薄命詩人，我們便想到清代的饑寒交迫，客死他鄉的黃仲則。他，有人說是一「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稱第一」。其實，據我看來，豈但乾隆六十年間稱第一，像他那樣性格孤傲，天才絕頂，多藝多情，在有清二百餘年間，論詩，論人品，也未嘗不可以稱「第一」。

清代替黃仲則作傳的人很多，但作得最懇切而動人的還是洪亮吉。亮吉，清代第一駢文大家，而且是黃仲則生前的一個幾十

年的好朋友！仲則客死解州，又難得亮吉遠道奔去，把他的靈柩接回來。仲則死後，洪亮吉對於仲則的家庭，「老母弱子，時存卹之」。（見吳蘭修傳撰「黃仲則小傳」）我們在沒有知道黃仲則一生薄命歷史之先，且看洪亮吉先生筆下描寫的黃仲則是一個什麼樣子：

「仲則美風儀，立儔人中，望之若鶴。慕交者爭趨就君，君或上視不顧，於是見者以爲偉器，或以爲狂生，弗測也。」

寥寥數語，使我們想見一個美麗，孤傲，聰明的黃仲則。詩人沒有一個不是天才的，沒有天才的人可以做官，可以做生意，

可以發財，可以帶兵，可以做督軍，做省長，做總統，但是千萬千萬不要做詩，因為詩是天才的出產品。西洋的心理學家說：「天才就是瘋狂的。」我們的薄命詩人黃仲則生前也是「或以爲狂生」。世界上的人可以分做兩種：一種是「狂人」，一種是「庸人」。如其做「庸人」，不如做「狂人」！「狂人」，「狂人」，天下古今的文明全是你們創造出來的！盧梭（Rousseau）尼采（Nietzsche）易卜生（Ibsen）托爾斯泰（Tolstoj）一班人，在當時又何嘗不爲本國的人稱爲「狂人」，世界上沒有這些人，便永遠沒有進化，沒有藝術，那樣的世界，是黑暗和沙漠的世界。我們不要那樣無聊而乾枯的世界！

說到黃仲則，他是個狂人，是個詩人，是個美和愛的創造者，他的性格也是偏的，病的，變態的，照我們從他「兩當軒詩集」上看來。意大利的心理學大家，弗羅特 (Freud) 用心理分析 (Psychoanalysis) 來解剖古代天才的藝術作品，他曾將萊阿那陀文西 (Leonardo Vinci) 沙士比亞 (Shakespeare) 瓦格納 (Wagner) 及托爾斯泰 (Tolstoi) 的作品全加以心理解剖，發現不少著者人格變態的方面。我想，假如我用心理分析 (Psychoanalysis) 來研究黃仲則的詩詞，一定可以得許多意外的收穫，只可惜我的心理分析也不過將入門，並沒有「登堂」「入室」，所以不敢造次，怕對不住我們的薄命詩人。

野馬跑得太遠了，讓我收回來，且談我們薄命詩人的一生歷史。

黃仲則，名景仁，一字漢鏞。他於乾隆十四年（一七四九）生於高淳，他本是常州武進縣人。我們的詩人的生命簡直是憂愁之網織成的，他四歲的時候父親便死了。他七歲的時候跟了他的祖父從高淳回到常州，居白雲溪上。我們的詩人從小便非常聰明，八九歲的時候，家裏教他做八股文，但他「心塊然不知所好」（見「自敘」）。我們且看們自己說他做詩的起點：

「先是應試無韻語，老生宿儒鮮談及五字學者。舊藏一二古今詩集，東置高閣，塵寸許積。竊取繙視，不甚

解。偶以爲可解，則栩栩自得曰：「可好者在是矣」。問一爲之，人且笑姍，且以其好作幽苦語，益唾棄之，而好益甚也。」

「好作幽苦語」五個大字是我們詩人所作詩的絕好評語！他九歲的時候已經是一個「詩迷」了，我們且看他詩迷的怪樣子：

「九歲應學使試，寓江陰小樓，臨期猶蒙被臥。同試者趣之起，曰：「頃得『江頭一夜雨，樓上五更寒』句，欲足成之，毋相擾也。」（見「印人傳」）

我們看他九歲時能做出「江頭一夜雨，樓上五更寒」的奇句，那得不是絕頂聰明的奇才！

命運對於仲則，簡直是冷酷無情似的。他十二歲的時候，祖父死了，十三歲的時候，祖母又死了，十六歲的時候，哥哥又死了，可憐我們這位孤苦伶仃的薄命詩人！人生少年便遇如許憂患，那能不影響他的一生，我們也就難怪我們的詩人「好作幽苦語」了！

十六歲他應童子試，考得第一，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。十八歲與洪亮吉做朋友，這是他一生生死患難的第一個好朋友！我們且看洪亮吉筆下的仲則學詩的樣子：

「歲丙戌，亮吉就童子試，至江陰，遇於逆旅中。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鑄本，暇輒朱墨其上。間有擬作，

君見而嗜之。約共效其體，日數篇。逾月君所詣出亮吉上，遂訂交焉。」

洪亮吉是清代第一個駢文大家，清初駢文家，雖羣推毛西河陳其年，及至乾隆時代，駢文家如胡天游汪容甫已足雄視毛陳，而汪容甫與洪亮吉又被羣推爲駢文大家。謝旻量謂「綜清代駢體，無出汪洪之右者也」。〔見「中國大文學史」〕實爲精至之論，然容甫之詩或過亮吉，而亮吉之駢文實高於容甫。至於仲則之詩，又當然是「所詣出亮吉上」了。

仲則第一年得着洪亮吉爲友，第二年又得着邵齊燾爲師，這兩個人於他一生有很大的影響。那時邵齊燾主講常州龍城書院，

仲則與亮吉都從他講學。這位老先生很愛仲則與亮吉，至稱爲「二俊」。但那時仲則的身體已不很康健，而且詩詞裏已常露哀音了，我們且看邵先生形容他的狀況：

「黃生漢鏞，行年十九，籍甚黌宮，顧步軒昂，姿神秀迴。實廊廟之瑚璉，庭階之芝蘭者焉。家貧孤露，時復抱病。性本高邁，自傷卑賤，所作詩詞，悲感悽怨。」

（見邵作「勸學詩序」）

我們在上面寥寥數語裏，可以看出邵先生對於仲則的無限愛意，無限同情！但可惜這樣一位愛仲則的人，到了仲則二十歲的時候便遠離人間了！兩當軒集中有好幾首哭邵先生的詩，我們現

在且引出一首來：

三年誰與共心喪，舊物摩挲淚幾行？夜冷有風開絳帳，水深無夢到塵梁。殘煤半落加餐字，細楷曾傳養病方。料得夜臺聞太息，此時憶我定徬徨。

兩當軒集卷二

自從邵先生死後，仲則自傷孤零，寥落不堪，我們且看他在「自敘」上說的苦樣子：

「三年公卒，益無有知之者。乃爲浪遊，由武林，而四明，觀海，朔錢塘，登黃山，復經豫章，汎湘水，登衡岳，觀日出，浮洞庭，由大江以歸，是遊凡三年，積詩

若干首。」

前人謂太史公歷覽天下名山大川，所以爲文有奇氣，漫遊之有助於文思是無可疑的。仲則因邵先生之死而漫遊四方，「得詩若干首。我們看見兩當軒集中很多好詩，多是從遊得來的。所以邵先生之死，在仲則固可悲，但於仲則的詩，也不爲無益。

我們都知道仲則十九歲的時候便結婚了，但在兩當軒集中都有許多纏綿悱惻的情詩情詞。我們總疑心孤傲多情的仲則一定有許多艷史：

綉罷頻呵拈線手，昨夜交完九。問春何處最多些？只在淺斟低唱那人家。半枝嫩柳當窗放，偷得新眉樣。晚

霞。一。抹。影。池。塘，那。有。者。般。顏。色。作。衣。裳？

虞美人——閨中初春（兩當軒卷十七）

「晚霞一抹影綠塘，那有者般顏色作衣裳？」這樣好句，却從「淺斟低唱那人家」得來！

還有最濃艷的，如：

連日愛新涼，更短更長。昨宵沈醉甚心腸？百樣溫柔呼不起，裊盡爐香。今夜醉柔鄉，且費商量。和衣霍地倒銀牀。不合郎來偷一覷，漏了春光！

浪淘沙——幽會（兩當軒卷十七）

還有描寫他和伊的情景的：

細雪乍晴時候，細水曲池冰皺。忽地笑相逢。折得玉梅盈手。肯否？肯否？贈與一枝消酒？

聞說玉郎消瘦，底事清晨獨走？報道未曾眠，獨立閒階等久。寒否？寒否？剛是昨宵三久。

一陳雀聲噪過，滿院沈沈人臥。此去是書齋，只在春波樓左。且坐，且坐，我共卿卿兩個。

一抹蓬鬆香鬢，綉帶縮春深淺。忽地轉星眸，因為紅潮暈臉。不見，不見，日上珠廉一線。

如夢令——曉過（兩當軒卷十七）

情人的相聚是快樂的，情人的分別是苦的，你看他：